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四十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姚希鏳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五 以下自傳

大人先生傳 晉阮籍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閒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

手中耳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為家運去勢隤魁然獨存自以為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為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着帷故終不以為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

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嘆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王牧

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而宅慮乃億祉遠禍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恐世之嘆先生而非之也行為世所笑身無由自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為世俗之所笑吾為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嘆假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遥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

於内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為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汝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慮死支體不從身為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絶進衆利以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

虱之處於裩之中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裩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飢則嚙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死於裩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裩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為遠禍近福堅無窮也亦觀夫陽烏遊於塵外而鷦鷯戲於蓬艾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為若君子聞於余乎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播之劉耿亳為墟豐鎬成立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

定他人也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以主人不處而居
不修而治日月為正陰陽為期豈玄情乎世繫累於一
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為雄志得欲從物莫
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
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
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為天存
不為壽福無所歸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
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

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兹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循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竒聲

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不相易改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趨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

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颻於天地之外與造物為友朝飡暘谷夕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終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奇者異之忼愾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道虛偽之名莫識其真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之非恠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内而萬物運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

其用也適乎而宗扶搖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為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末技遺華並興豺虎貪虐羣物無辜以害為利隕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為儔不若與木石為隣安期逃乎蓬山用里潛于丹水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而適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

乃舒虹霓以蕃塵傾雪蓋以蔽明倚瑤廂而徘徊總衆
轡而安行顧而謂之曰泰初貞人惟大之根專氣壹志
萬物以存退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啟東南
以為門微道而以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
體也是以不避物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為累所逌則
成彷彿足以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
地為客至人無主天地為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故無是
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

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適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於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迴乎適而遊覽焉見薪於負者嘆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薪者曰是

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於茲藏器於身伏以俟時孫刖足以擒龎睢折脇而乃休百里困而相嬴牙既老而弼周既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夸盛色崇靡麗鑿南山以為闕表東海以為門萬室而不絶圖無窮而永存美宫室而盛帷巒孿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巃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蘩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

得而後亡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
詎可知耶且聖人以道德為心不以富貴為志以無為
用不以人物為事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
為辱得不自以為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
窮之死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榮因歎而歌曰
日沒不周兮西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為
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
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

平封東陵一旦為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兹由斯理負薪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霣兮日月隤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襲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去而遐浮肆雲轝興氣蓋倘佯回翔兮漭瀁之外建長星以為旗兮擊雷霆之磏礚開不周而自車兮出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

一顧兮望崇山而迴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擇前者而弗修兮馳蒙間而遠適棄世務之衆為兮何細事之足賴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兮召欣來使緩風攀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揺之隆崇躍潛飄之冥昧兮洗光耀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暘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冥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

代邁四時奔而相適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適乎歷寥廓而遐適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歷前進於彼適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忽會酬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屬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神超遥遥茫茫心往而忘反慮大而志矜局大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接工王之美人體雲氣之

適鴨兮服太清之淑真合歡情而徽授兮先豔溢其若
神華姿熾以俱發兮彩色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鬢兮
曜紅顏而自新日曖曃而將逝兮風飄颻而振衣雲氣解
而霧離兮奔散而永歸心惝惘而遥思兮眇迴目而弗
睎揚清風以為旟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出疆兮
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蓐收秉而先戈勾芒
奉轂浮鸞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無儔而獨立倚
瑶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兮是非以為行兮又何

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旗藹樂遊兮出天外大人先生披髮飛鬢衣方離之衣繞紱陽之帶含奇芝嚼甘華噏浮霧飡霄霞與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乎崙崑之西遺轡隤策流眄乎唐虞之都惆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嘆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為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

前覽乎忽漠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颻於四運翻翺翔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渺沆瀁而靡拘細行不足以為毀聖賢不足以為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廓無外以為宅周宇宙以為廬強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許不足以為匹陽丘豈能與比蹤天地且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比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飛龍專

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蹴楚挈趙而蹈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隣悲夫子之修飾以余觀之將焉存乎於兹先生乃去之紛泱莽軋沕洋泋衍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適覽焉則有逍遥以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上臻霍分離蕩瀁瀁洋洋飈涌雲浮達於摇光直馳騖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為之宫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

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九索曾何足以自隆
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太始之和風瀏逍遥以遠適遵大
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鴻而遠
跡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遥聽而無聲下修
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巍高山勃
玄雲朔風横厲白雲紛積水若凌寒傷人陰陽失位日
月隤地圻石裂林木摧大冷陽凝寒傷懷陽和微弱隆
陰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噏不通寒傷裂氣並代動變

如神寒倡熱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精神專一用
意乎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霧淩天恣
所經往來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
獨生真人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適樂所之真
人遊太階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飃飃登黃山出栖
遲江河清路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人來惟樂哉時世
易好樂隤真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獨敖世望我
何時反起湯湯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

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鸜鵒不踰濟貉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又況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為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

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兹若人之儔乎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名與葛天氏之名與

無心子傳　唐王勣

東臯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誚之東臯子不屑也

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天人也拘之仕無喜色泛越若而從越國之式曰有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遊於茫蕩之埜適勳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蚩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蚩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毛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

脛昂尾馳頸貉膝踶齧善蹶弃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臯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五斗先生傳 王勣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焉先生絶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焉而來其動也天其静也

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陸文學自傳 陸羽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為人才辯篤信褊操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為瞋及與人為信雖氷雪千里虎狼當道而

必行也上元初結廬於苕溪之濵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黒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葢今之接輿也始其家懧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荅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為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為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

哉子為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
于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變歴試賤務掃寺地潔僧
厠踐泥污墻具杇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
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為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
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倣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
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求於寺中令其
剪榛莽以門入之然或悶記文字懵焉若有所遺厭心
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為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

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為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困倦所投舍主者而去卷衣詣伶當者謔談三氏以身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令從爾所欲可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為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

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馬帬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帬襄陽太守李憕見遺文槐函故盧黄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為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學文多所諷諭見人為善若已有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禄山亂中原為四悲詩劉辰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

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畆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致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躭琴淫詩凡酒徒琴

王邑於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於岐下維時風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嗥者朝嘲者夜咴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宮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黄鳥於飛為其有助於德象也二虢髫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内特貫不捕焉今帝不欲為文王則已欲為文王盍赦微

軀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為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庚乃喜而躍曰鴽知之鴽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為妻綱象日明使婦從夫放月紀日載魄於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魄於東由嫡以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為我說之庚引脰曰鴽何知鴽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朔不近内焉后亦辟焉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魄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迭御焉

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内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的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

教六宮而頌聲洋萬方也又公此制於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倣是為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陂王制鰌之妒亦何能為周制之蕪久矣而欲委罪於徽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術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況眠之專非周文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君江東乎帝聞庾言懱然側席郗后聞之慽然無色乃命寫其言於斧扆行其制於永巷郗后惴然更為逮下

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致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躭琴淫詩凡酒徒琴

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聲弄秋思一遍若

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

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産以致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樂損衣削食鍊松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

婁壽於顔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
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懐詩
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
不知天地内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閒日月吟
罷自哂揭甕撥醅又引數杯兀坐而醉既而醉復醒醒
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
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
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於

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閒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

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

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産以致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樂損衣削食鍊松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

婁壽於顔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
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懐詩
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
不知天地内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閒日月吟
罷自哂揭甕撥醅又引數杯兀坐而醉既而醉復醒醒
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
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
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於

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擿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

之於石意以是學為已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摭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篋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輙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轑轢波濤穿穴險固因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窓戶硯席翦

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於方册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黄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一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講評通借不倦有無頼者毁折揉汗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池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竒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

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倉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𤻲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蚕䖵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荈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薄為甌犧之資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

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無覊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適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

之於石意以是學為己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摭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於筐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輙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輳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窓户硯席翦

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於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一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講評通借不倦有無賴者毀折揉汙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池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

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别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倉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荈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薄為甌檥之資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

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逺不百里髙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罇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㸔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内外姻黨伏臘喪祭未甞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篷席賫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旻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

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悄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夫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

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皆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瀦為洳為潢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埏甓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二

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罇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篷席賫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畏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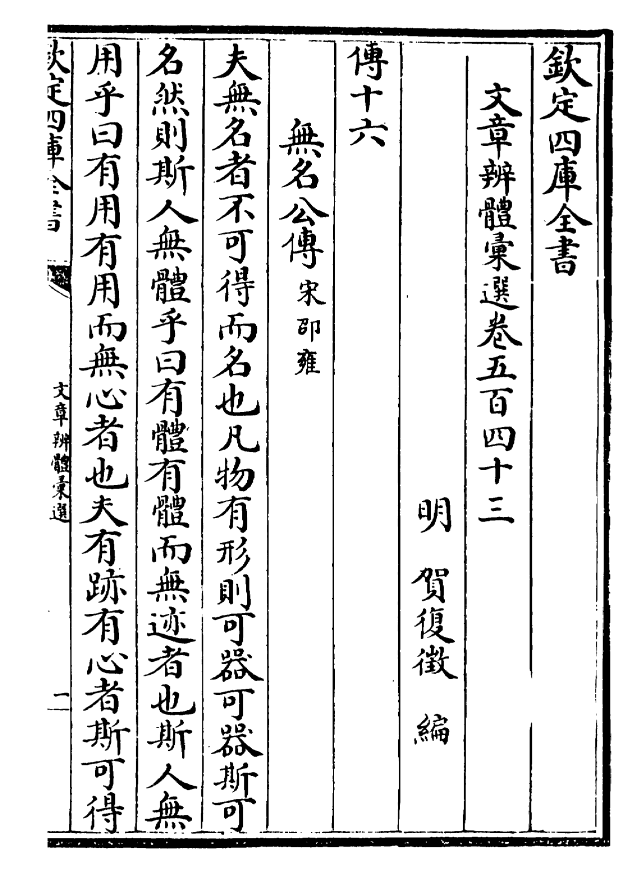
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悄急遇事發作輙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夫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

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皆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瀦為洳為潢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塤不可以為埏甓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六

無名公傳 宋邵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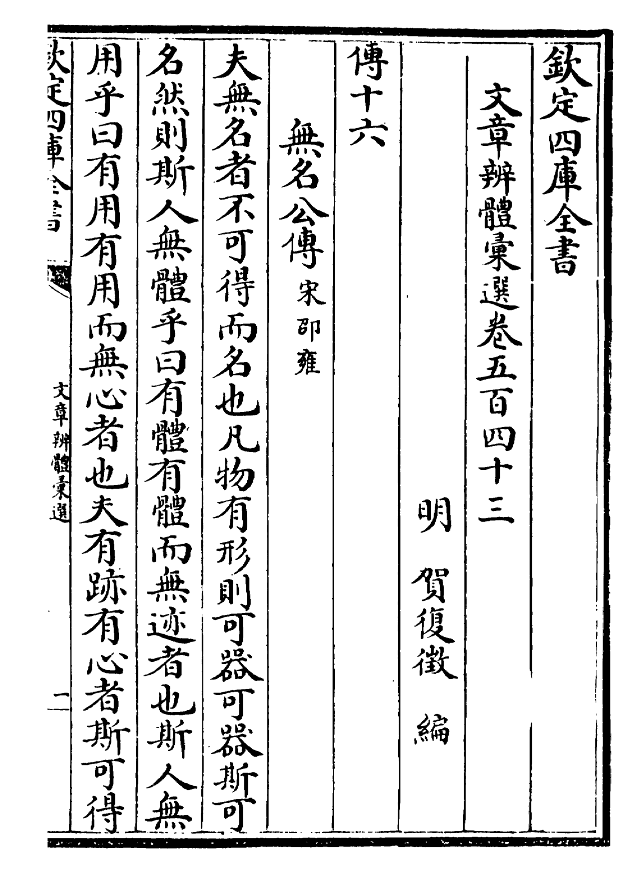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

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
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
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
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
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
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為善人
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敢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
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

不易褱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湯詩曰不佞禪伯不
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爲儒口未嘗不言
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
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
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輟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
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
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脩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六

無名公傳 宋邵雍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

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敢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

不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湯詩曰不佞禪伯不詇方士不出户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為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輟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脩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

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
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
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
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
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
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内使吾
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
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

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禄是將

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一是居士傳　鄭思肖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為非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地不復知有皇帝王覇盜賊諸蠻介於其

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邁歷數毋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與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為在死為不在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於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為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茍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

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閲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

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

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一是居士傳　鄭思肖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為非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地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諸蠻介於其

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邁歷數毋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與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為在死為不在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於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為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茍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

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偽富偽貴易黍之居士生而弗靈幾淪於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於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於貧人獲至寶為悅不飲酒嗜食菜蔫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跡及人門癖於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咏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閑之適遇癡濁

者則急去之多遊僧舍興盡即飄然愜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為仇讐或癡如啞口不語瞠目高視而僵立衆環指笑良不顧常獨遊山水間登絶頂浩歌狂笑氣潤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恥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囈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尚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於正愚又甚衆

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之識之識其人不識其人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真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笑貌然後謂識一是居士也與故作一是居士傳

鐵笛道人自傳　楊維楨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闕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緑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

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塩皆不信其素志輙弃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於宛陵毘陵間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逺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峯東抵海登小金山朊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寛博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為鐵葉筒之長一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絶人世江工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江欸乃道人為

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偽富偽貴芻豢之居士生而弗靈幾淪於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於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於貧人獲至寳為悅不飲酒嗜食菜蔫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跡及人門癖於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咏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髙歌輙淚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閑之適遇癡濁

者則急去之多遊僧舍興盡即飄然愜懷終暮坐不去
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
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為仇讐或癡如啞口
不語瞠目高視而僵立衆環指笑良不顧常獨遊山水
間登絶頂浩歌狂笑氣潤霄碧舉手揪舞欲空其形而
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説反嫌迂謬率恥與之偕破
衣垢貌晝行囈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尚
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於正愚又甚衆

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之識之識其人不識其人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眞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笑貌然後謂識一是居士也與故作一是居士傳

鐵笛道人自傳 楊維楨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闕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

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輙弃官
將妻子遊天目山放於宛陵毘陵間雲中雲間山水最
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
十二峯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寛
博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
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為鐵葉筒之長
一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
聲絶人世江工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江欸乃道人為

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聽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烏生雛城中富貴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晩歲有同年者以遺才白於上用玄纁物色道人於五湖之間道人終不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

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閒心畫為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髙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為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疑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為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雜吟五十卷藏於鐵崖山云賛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拳拳服兔褐之蹮躚雷浦之濵兮鐵崖之顛嗡翕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竅

不作兮全籟於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緱山之遊仙也耶

白牛生傳　明宋濂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軀幹短小細目而疎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曜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生學在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為至易至簡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我若迂孟子則迂

之首矣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叉艴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不肯干禄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禄可干耶仕當為道謀干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為或疑其拙生曰我契以天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拙乎哉生慕孔顔之樂如聆鈞天之樂如獲襄䖍之金言及之手足舞蹈不已或以為狂生曰吾能知之恨未能允

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聽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烏生雛城中富貴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為一弄畢便卧遣客即客不去卧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晚歲有同年者以遺才白於上用玄纁物色道人於五湖之間道人終不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

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閒心畫為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為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疑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為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雜吟五十卷藏於鐵崖山云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夯巻服兊褐之躚躚雷浦之濵兮鐵崖之顛噏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竅

不作兮全籟於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緱山之遊仙也耶

白牛生傳　明宋濂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軀幹短小細目而疎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曜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生學在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為至易至簡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我若迂孟子則迂

之首矣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艾艴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不肯干祿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祿可干耶仕當為道謀干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為或疑其拙生曰我契以天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拙乎哉生慕孔顏之樂如聆鈞天之樂如獲褭蹏之金言及之手足舞蹈不已或以為狂生曰吾能知之恨未能允

蹈之奚其狂生幼多疚常行服氣法或誚其欲久生生曰盜跖甚夭顏子甚壽子知之乎或人不荅生曰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己服氣奚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服氣乎生雖貧喜色常溢眉宇間或詰之生曰吾內足樂也內既足樂無人非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衣犻饌安之或慮其詐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暖則一糟糓與淳熬固殊飽則均何詐為生不貴貴人不貧貧人或尤其無別生曰貴自貴爾於我何加焉賤自賤

爾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敢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弗知也生不享外神唯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耶生曰非惟報本也以氣感氣吾先以之外人何預哉生多讀台衡賢守慈恩諸家書或謗其偏生曰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當情意調適輙懸特磬於簴親擊以鐵䥫瞑目側耳而聽自以為達制樂之原或笑之生曰此蕢桴土鼓之遺聲也五音繁會則末矣生好着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

弗釋或惡其癖生曰吾於巒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聖賢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笑以為得其真故自疏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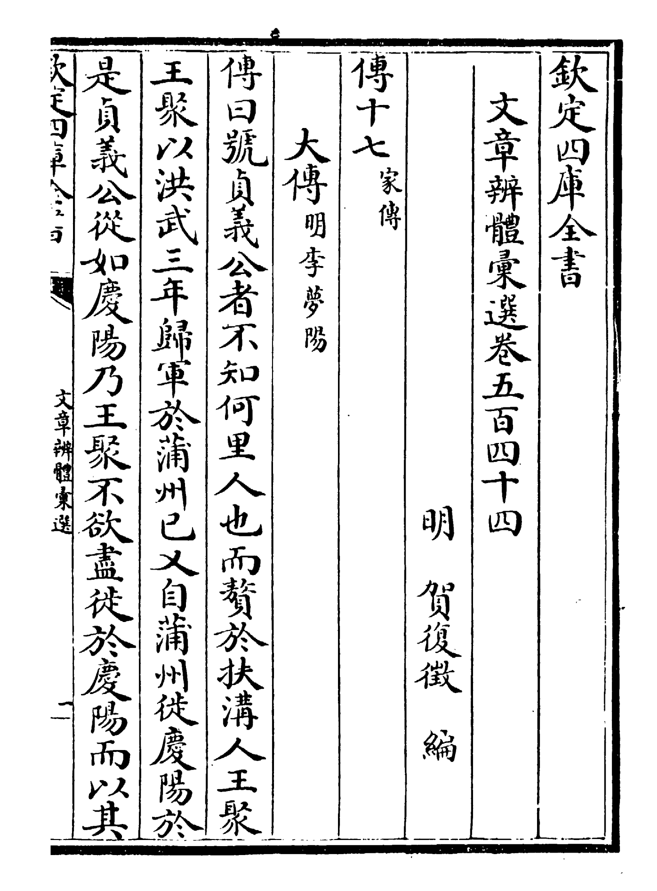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四十三

蹈之奚其狂生幼多疾常行服氣法或誚其欲久生生曰盜跖甚夭顔子甚壽子知之乎或人不答生曰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已服氣矣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服氣乎生雖貧喜色常溢眉宇間或詰之生曰吾內足樂也內既足樂無人非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衣猏饌安之或慮其詐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暖則一糟糓與淳熬固殊飽則均何詐為生不貴貴人不貧貧人或尤其無别生曰貴自貴爾於我何加焉賤自賤

爾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敢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弗知也生不享外神唯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耶生曰非惟報本也以氣感氣吾先以之外人何預哉生多讀台衡賢守慈恩諸家書或謗其偏生曰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當情意調適輙懸特磬於簴親擊以鐵𥱧瞑目側耳而聽自以為達制樂之原或笑之生曰此蕢桴土鼓之遺聲也五音繁會則末矣生好着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

弗釋或惡其癖生曰吾於巒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聖賢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笑以為得其真故自疏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四十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七 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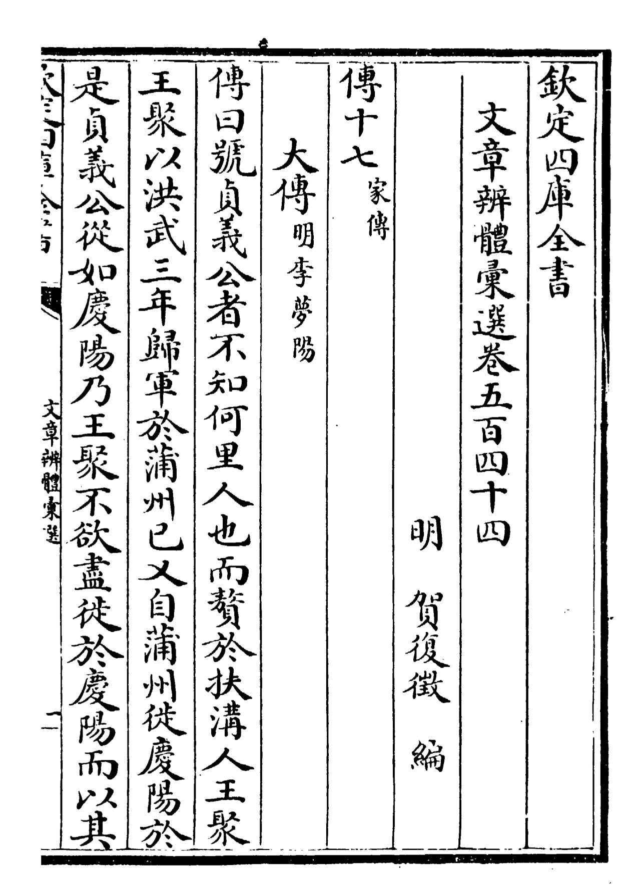
大傳 明李夢陽

傳曰號貞義公者不知何里人也而贅於扶溝人王聚王聚以洪武三年歸軍於蒲州已又自蒲州徙慶陽於是貞義公從如慶陽乃王聚不欲盡徙於慶陽而以其

弟王三公守扶溝而世居扶溝大崗北兵之起也貞義公戰於白溝河死於是公有二男子纔數歲會又失母故不述其父聞之父老曰貞義公蓋長者也然卒不免於難云貞義公二子其後皆冒王氏以贅故是時又埰陽氏田氏為一户而一户四氏然予聞白溝河之役於時粮道絶人煮馬草食及啖騾馬溺已又盡殺其騾馬食之又人相食積屍蓋若山丘焉慶陽衛有曰王指揮者統治其軍時亦死之

往先君謂夢陽曰貞義公沒時處士公蓋八歲云是時母氏改為他氏室而公乃因不之他氏食零零偶偶往來邠寧閭學賈為小賈能自治生後十餘歲而至中賈云寧州有李媪者竊瞷公異之迺因妻以女而公初不知為同姓聞之長老曰處士公任俠有氣人也即少時而好解推衣食衣食人於是閭里人皆多處士公處士公顧愈謹治生日厚富有貲郡中人用貲無問識不識皆與貲於是郡中人亦無不多處士公處士公載鹽過

閭里與閭里門斗鹽及載菜即又與閭里菜率歲散鹽菜數十車於是閭里率歲不復購鹽菜而俗謂善人為佛處士又治佛因號曰佛王忠於是佛王忠之名蓋郡中矣長老曰處士之死則以田氏子退而問先君先君揮涕曰往田氏為仇家者殺處士怒赴愬行於是仇家大懼乃使郡中諸豪長來行百金間不解而仇家故大有財勢可使官及處士赴愬至官置不理反久繫處士於是處士益發憤怒病且死仰天呼曰天乎予何罪竟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四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七 家傳

大傳 明李夢陽

傳曰號貞義公者不知何里人也而贅於扶溝人王聚王聚以洪武三年歸軍於蒲州已又自蒲州從慶陽於是貞義公從如慶陽乃王聚不欲盡徙於慶陽而以其

弟王三公守扶溝而世居扶溝大崗北兵之起也貞義公戰於白溝河死於是公有二男子纔數歲會又失母故不述其父聞之父老曰貞義公蓋長者也然卒不免於難云貞義公二子其後皆冒王氏以贅故是時又垛陽氏田氏為一戶而一戶四氏然予聞白溝河之役於時粮道絶人煮馬草食及啖騾馬溺已又盡殺其騾馬食之又人相食積屍蓋若山丘焉慶陽衛有曰王指揮者統治其軍時亦死之

往先君謂夢陽曰貞義公沒時處士公葢八歲云是時母氏改爲他氏室而公乃因不之他氏食零零偶偶往來邠寧閭學賈爲小賈能自治生後十餘歲而至中賈云寧州有李媪者竊瞯公異之迺因妻以女而公初不知爲同姓閭之長老曰處士公任俠有氣人也即少時而好解推衣食衣食人於是閭里人皆多處士公處士公顧愈謹治生日厚富有貲郡中人用貲無問識不識皆與貲於是郡中人亦無不多處士公處士公載鹽過

閭里與閭里門斗鹽及載菜即又與閭里菜卒歲散鹽菜數十車於是閭里卒歲不復購鹽菜而俗謂善人為佛處士又治佛因號曰佛王忠於是佛王忠之名蓋郡中矣長老曰處士之死則以田氏子退而問先君先君揮涕曰往田氏為仇家者殺處士怒赴愬行於是仇家大懼乃使郡中諸豪長來行百金間不解而仇家故大有財勢可使官及處士赴愬至官置不理反久繫處士於是處士益發憤怒病且死仰天呼曰天乎予何罪竟

死獄中是時無間識不識咸切齒仇家故長老至今語曰訟事無天蓋傷處士云耳然予聞處士葬時有地理家張生指其地曰此必有後豈不謂天道哉

軍漢公則嗜酒不治生好鬬鷄走馬試劒即大仇醉之酒輙解顧反厚年八十餘竟無疾卒

主文公處士公子諱剛稱王剛為衛主文好氣任俠有父風處士公不喜厚富蓄會暴卒出穀錢家又多不還以故日侵貧至家徒四壁立於是人竊笑李氏主文公

於是痛哭往來里門罵竊笑李氏者曰若真以李氏無人耶罵且行卒無應者而止則撫二弟背哭曰若即一不樹立我不能為若兄主文公嘗以事至京師有羨貲迺盡買學士家言并歷數家歸訓其二弟二弟卒各擅其業主文人頳面鬚髯然為人強力使氣常勒里中子弟主辦事子弟無敢後里中置酒有主文公主文公不至毋敢先飲敬憚矣而軍漢公在軍中乃私券我產給其直酒之人即持券來收我產主文公怒不言第礪利

刃然色常在持券人持券人覺之走主文公乃憮然曰咍此奴走矣已復大罵跳伏地死券者乃大懼呼天曰天天寧主文生不顧得産直項之主文蘇券者乃卒不敢復言直矣主文公夜出龍泉道見巨人長數丈以疾卒

曰慶者處士公次子也精地理陰陽家號王陰陽陰陽公更嗜酒王氏軍故戍花馬池營陰陽公代往戍至以數千其將將用之一日寇至將問陰陽公計安出陰陽

公曰其時戰勝將曰有何應對奇行三里當見紅婦人應頃之驗戰果勝將大説於是尊敬陰陽公以為工客而使其盡監軍中馬馬軍卒日持雞酒啖陰陽公陰陽公則日弄酒狎侮諸吏士奴僇之諸吏士不堪也乃於是盛惡陰陽公於其將將後亦頗疎之陰陽公即又嫚罵將把其短將懼逐之還陰陽公乃於是遨遊郡山岩中為相埋然數奇中埋家廉其性但具醇酒更不索錢也過他陰陽埋所即未善公熟視之曰凶乎問其家凶

死獄中是時無問識不識咸切齒仇家故長老至今語曰訟事無天葢傷處士云耳然予聞處士葬時有地理家張生指其地曰此必有後豈不謂天道哉

軍漢公則嗜酒不治生好鬬雞走馬試劒即大仇醉之酒輙解顧反厚年八十餘竟無疾卒

主文公處士公子諱剛稱王剛為衛主文好氣任俠有父風處士公不喜厚富蓄會暴卒出穀錢家又多不還以故日侵貧至家徒四壁立於是人竊笑李氏主文公

於是痛哭往來里門罵竊笑李氏者曰若真以李氏無人耶罵且行卒無應者而止則撫二弟背哭曰若即一不樹立我不能為若兄主文公嘗以事至京師有羨貲迺盡買學士家言并歷數家歸訓其二弟二弟卒各擅其業主文人頳面鬚髯然為人強力使氣常勒里中子弟主辦事子弟無敢後里中置酒有主文公主文公不至毋敢先飲敬憚矣而軍漢公在軍中乃私券我産給其直酒之人即持券來收我産主文公怒不言第礪利

刃然色常在持券人持券人覺之走主文公乃憮然曰咍此奴走矣已復大罵跳伏地死券者乃大懼呼天曰天天寧主文生不顧得産直項之主文蘇券者乃卒不敢復言直矣主文公夜出龍泉道見巨人長數丈以疾卒

曰慶者處士公次子也精地理陰陽家號王陰陽陰陽公更嗜酒王氏運故戍花馬池營陰陽公代往戍至以數千其將將用之一日冦至將問陰陽公計安出陰陽

公曰某時戰勝將曰有何應對奇行三里當見紅婦人應頃之驗戰果勝將大說於是尊敬陰陽公以為工容而使其盡監軍中馬馬軍率日持雞酒啖陰陽公陰陽公則日弄酒狎侮諸吏士奴僇之諸吏士不堪也乃於是盛惡陰陽公於其將將後亦頗踈之陰陽公即又嫚罵將把其短將懼逐之還陰陽公乃於是遨遊郡山岩中為相埋然數奇中埋家廉其性但具醇酒更不索錢也過他陰陽埋所即未善公熟視之曰凶乎問其家凶

矣他陰陽又重錢自是郡山砦中不復請他陰陽他陰陽皆窮餓不得行因謀擊殺陰陽公投川窟中頃之陰陽公蘇稍聞窟上語而不知擊已者乃呼曰救我救我窟上人更復擊遂死陰陽公卒頃之水暴至失其葬處嗚呼我李冐王氏者蓋三世矣至我先大夫而始復李氏云先大夫處士公子而號吏隱公吏隱公年九歲喪父而依於伯氏伯氏教之則嚴也十二三歲時伯氏傭書造里籍乃伯氏不自書顧令吏隱公書吏隱公即善

造書伯氏乃大喜竒之顧反嚴吏隱公訛一字伯氏一朴其掌久之掌墳赤公啼泣里父老見之為蘇蘇隕涕曰夫紙易得耳奈何至是伯氏乃竊仰嘆曰嗟乎吾寧為紙惜耶乃後故稱善書者咸出吏隱公下吏隱公少貧賤徒肫肫有至性重厚寡言辭十八九歲時從伯氏往見邵道人道人者異人也不言見公第信兩手食指出耳上初不解久之伯氏悟曰謂紗帽翅耶道人頷然之伯氏益又喜於是始議學事矣吏隱公年二十充郡

學生始受籍於師日誦百千過不成誦於是諸後生咸
日笑公公第誦愈益苦居歲餘夢登危樓遇織錦婦於
是織錦婦以色絲金鋮寳鏡貽公而公自是輙彬彬有
文學矣然又獨數竒夢比試諸後生即不復記所誦吏
隱公顧記所誦文又髙故常冠諸生吏隱公嘗夢試日
驗比試諸生輙叩公曰何夢即未夢公戲謂曰某日某
目輙又驗諸生以為神郡學歲一人貢然二人行梁生
貢公次當行梁生稔公文髙懼與偕因要公置酒奉百

金壽因辟席頓首請欲自行公許諾卻其金不受人曰甚哉李君之慤也垂成而棄厥功公聞之仰天嘆曰嗟哉是安知予哉卒讓梁生行明年吏隱公貢次者王生王生者公師也即亦置酒要如梁生公又卒讓王生又踰年公乃始貢是時年三十五矣是年為阜平縣學訓導公為訓導三月而提學御史閻禹錫至真定牒屬各以其徒來赴集先是御史至真定率牒屬來赴集阜平生集則率曳翁鞋人挾烟熏帙踉蹌行見御史及見御

矣他陰陽又重錢自是郡山峇中不復請他陰陽他陰陽皆窮餓不得行因謀擊殺陰陽公投川窟中頃之陰陽公蘇稍聞窟上語而不知擊己者乃呼曰救我救我窟上人更復擊遂死陰陽公卒頃之水暴至失其葬處嗚呼我李肎王氏者蓋三世矣至我先大夫而始復李氏云先大夫處士公子而號吏隱公吏隱公年九歲喪父而依於伯氏伯氏教之則嚴也十二三歲時伯氏傭書造里籍乃伯氏不自書顧令吏隱公書吏隱公即善

造書伯氏乃大喜竒之顧反嚴吏隱公訛一字伯氏一扑其掌久之掌墳赤公啼泣里父老見之為蘇蘇隕涕曰夫紙易得耳奈何至是伯氏乃竊仰嘆曰嗟乎吾寧為紙惜耶乃後故稱善書者咸出吏隱公下吏隱公少貧賤徒肫肫有至性重厚寡言辭十八九歲時從伯氏往見邵道人道人者異人也不言見公第信兩手食指出耳上初不觧久之伯氏悟曰謂紗帽翅耶道人頷然之伯氏益又喜於是始議學事矣吏隱公年二十充郡

學生始受籍於師日誦百千過不成誦於是諸後生咸
日笑公公第誦愈益苦居歲餘夢登危樓遇織錦婦於
是織錦婦以色絲金鍼寶鏡貽公而公自是輙彬彬有
文學矣然又獨數奇夢比試諸後生即不復記所誦吏
隱公顧記所誦文又高故常冠諸生吏隱公嘗夢試日
驗比試諸生輙叩公曰何夢即未夢公戲謂曰某日某
目輙又驗諸生以為神郡學歲一人貢然二人行梁生
貢公次當行梁生稔公文高懼與偕因要公置酒奉百

金壽因辟席頓首請欲自行公許諾卻其金不受人曰甚哉李君之愍也垂成而棄厥功公聞之仰天嘆曰嗟哉是安知予哉卒讓梁生行明年吏隱公貢次者王生王生者公師也即亦置酒要如梁生公又卒讓王生又踰年公乃始貢是時年三十五矣是年為阜平縣學訓導公為訓導三月而提學御史閻禹錫至真定牒屬各以其徒來赴集先是御史至真定率牒屬來赴集阜平生集則率曳翁鞋人挾烟熏帙踉蹌行見御史及見御

史輙又自請試目即不從則相顧脫藍衫走御史乃顧追呼曰秀才聽試目如若所自請目而公之赴真定也戒諸生毋仍曳翁鞋毋人挾烟熏怏怏會割以板夾杠之行又戒毋輙自請試目稍井井矣而御史禹錫始至而弗省也尚怒而督責諸學吏於是吏隱公退而上書陳教化變易之事其略曰夫明者知往者也時者俟至者也故曰違時者不明强勢者不行故拂是以樹信則壓而鮮功昔者武王克殷殷餘民弗賓也而武王舍之

然武王不以其故貶王周公纘武王無競之烈使二叔監殷而二叔以殷畔然周公不以其故損明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夫阜平恒山之陋邑也地有栗椽棗柿之饒其人山居草處衣鹿豕皮蒯裏布襪挾桑弧毒矢日出射猛獸狐兎餔糜而給朝夕夫前代不復聞已自國家興百有餘年於茲然而科第之事罕然竊未聞有尊官顯人者産於其間也此天下之所共笑也今足下足跡未涉其境遹思以一旦變易其

俗望之以詩書禮樂之事其亦不為善變者矣且足下
信賢聖然不能過武王周公其誠善教必不能以三月
之人而遂變百年之俗今天隴山有鳥其名曰鸚鵡孰不
謂其能人語也然不籠緤之不宛轉相道假以年歲鳥
鮮有能語者焉故籠緤之以制性也宛轉相道以發明
也假以年歲俟其變也夫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責効而
議功今徒見其朱喙而緑裳也乃輒怒曰鳥奚不人語
也是惡可哉御史禹錫覽書乃遂不復督責諸學吏顧

獨禮貌公公在阜平五年以母喪歸起爲封立王教授王故機辯人也公侍王執重訥人曰若是必輕於王公笑曰是不善事王者也顧益謹王一日設醇酒大醉公起而伺屏後令左右乃遮難公公悛悛如在王前於是扶公出尾之行公竟無他語然已鞠躬睡矣王喜過反厚王有問公吐心對酒飲公輙醉醉悛悛如前時王於是益復喜尊敬之嘗自脫其貂帽及綺麗衣錫公每事必曰李先生李先生云見禮如此一日王醉握繫帶謂

史輙又自請試目即不從則相顧胱藍衫走御史乃顧追呼曰秀才聽試目如若所自請目而公之赴真定也戒諸生毋仍曳翁鞋毋人挾烟熏怢怢會割以板夾杠之行又戒毋輙自請試目稍幷幷矣而御史禹錫始至而弗省也尚怒而督責諸學吏於是吏隱公退而上書陳教化變易之事其略曰夫明者知往者也時者俟至者也故曰違時者不明強勢者不行故拂是以樹信則壓而鮮功昔者武王克殷殷餘民弗賓也而武王舍之

然武王不以其故貶王周公纉武王無競之烈使二叔監殷而二叔以殷畔然周公不以其故損明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夫阜平恒山之陋邑也地有栗橡棗柿之饒其人山居草處衣鹿豕皮蒯裏布襪挾桑弧毒矢日出射猛獸狐兎餔糜而給朝夕夫前代不復聞已自國家興百有餘年於兹然而科第之事罕然竊未聞有尊官顯人者産於其間也此天下之所共笑也今足下足跡未涉其境迺思以一旦變易其

俗望之以詩書禮樂之事其亦不為善變者矣且足下
信賢聖然不能過武王周公其誠善教必不能以三月
之人而遂變百年之俗今天隴山有鳥其名曰鸚䳇孰不
謂其能人語也然不籠緤之不宛轉相道假以年歲鳥
鮮有能語者焉故籠緤之以制性也宛轉相道以發明
也假以年歲俟其變也夫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責効而
議功今徒見其朱喙而綠裳也乃輒怒曰鳥奚不人語
也是惡可哉御史禹錫覽書乃遂不復督責諸學吏顧

獨禮貌公公在阜平五年以母喪歸起為封丘王教授王故機辯人也公侍王執重訥人曰若是必輕於王公笑曰是不善事王者也顧益謹王一日設醇酒大醉公起而伺屏後令左右乃遮難公公悛悛如在王前於是扶公出尾之行公竟無他語然已躹躹睡矣王喜過反厚王有問公吐心對酒飲公輒醉醉悛悛如前時王於是益復喜尊敬之嘗自脫其貂帽及綺麗衣錫公每事必曰李先生李先生云見禮如此一日王醉握繫帶謂

公曰予比殊好濶帶公方醉第免冠觸地賀王王蓋自是省矣公在王門十三年沈晦於酒然時人莫識也公酒酣嘗擊缶歌曰人欲為貪吏貪吏殃及子孫人欲為廉吏廉吏窮餓不得行我今既不為貪吏又何可稱廉吏王門之下可以全身避世於是乃自稱吏隱公云吏隱公方面鬑鬑腹便便垂然為人德厚鮮矜伐人矜伐公屏負壁立終不言又不較長短故無大小愚智咸亦尊敬公公醉自外來兒女走扶牽裳行公婆娑舞歌至

若火盜事家人卒遑擾公方晏坐睡鼻齁齁如雷已不更問也此其度量可與淺見寡聞者道耶然子又聞公至向學往貧窶時受詩於合水韓公嘗大雪公單衣曳破履行嘗夜行歸雪甚廬蕭然無烟也禮曰傷哉貧也今子孫豈衣足食日鞭笞不務學豈復念先世哉公之卒也則以吾母高夫人往高夫人卒喪過大梁公請於王行無何道病輿行抵慶陽舍興教寺頃之卒王聞訃痛踊泣數行下使使來賻且會葬此其克厥始終者故載

曰䧺者軍漢公子善機詐把持人一日大寒軍漢公子從環縣來以啖冷羊肉又飲冷酒卧地上致疾卒
李夢陽有弟曰孟章小字曰周張周張生十三歲而喪母居無何又喪父依於伯氏仲氏頃之病竟卒李子嘆曰弟之死葢傷于心焉弟生而當成化辛丑其時吾家有吉慶事大置酒會其日周知府茂張指揮使瑛以羊酒來賀此兩人至而吾弟產故曰周張泰俗呼絶乳子為老生子故弟又呼老生子云弟生而巨口高顴骨隆

隆起髮際名為伏犀七八歲時猶啖乳有氣力然嬌捷
善戲善打毬綴幡騎竹馬群兒莫先也弟又好黏竿彈
撲蟬打蜻蜓又放風鳶父母以其有奇氣時時折辱之
不可下迨後父母歿弟因而省悟始折節誦書史日記
二千餘言其後弟頗好與黃冠人遊其伯氏見其日與
黃冠人遊怒責之曰夫吾家業詩書世有顯名焉今傳
汝汝柰何弗省弟知伯氏弗已悅也於是間謂之曰夫
人生日劻劻勷勷何為者與是非為名與利哉夫豢我

公曰予比殊好濶帶公方醉第免冠觸地賀王王蓋自是省矣公在王門十三年沈晦於酒然時人莫識也公酒酣嘗擊缶歌曰人欲為貪吏貪吏殃及子孫人欲為廉吏廉吏窮餓不得行我今既不為貪吏又何可稱廉吏王門之下可以全身避世於是乃自稱吏隱公云吏隱公方面鬚髯腹便便垂然為人德厚鮮矜伐人矜伐公屏負壁立終不言又不較長短故無大小愚智咸亦尊敬公公醉自外來兒女走扶牽裳行公婆娑舞歌至

若火盜事家人卒遑擾公方晏坐睡鼻齁齁如雷已不更問也此其度量可與淺見寡聞者道耶然予又聞公至向學往貧窶時受詩於合水韓公嘗大雪公單衣曳破履行營夜行歸雪甚廬蕭然無烟也禮曰傷哉貧也今子孫豐衣足食日鞭笞不務學豈復念先世哉公之卒也則以吾母高夫人往高夫人卒喪過大梁公請於王行無何道病輿行抵慶陽舍輿教寺頃之卒王聞訃痛踊泣數行下使使來賻且會葬此其克厥始終者故載

曰薙者軍漢公子善機詐把持人一日大寒軍漢公子
從環縣來以啖冷羊肉又飲冷酒卧地上致疾卒
李夢陽有弟曰孟章小字曰周張周張生十三歲而喪
母居無何又喪父依於伯氏仲氏頃之病竟卒李子嘆
曰弟之死蓋傷予心焉弟生而當成化辛丑其時吾家
有吉慶事大置酒會其日周知府茂張指揮使瑛以羊
酒來賀此兩人至而吾弟産故曰周張泰俗呼絶乳子
為老生子故弟又呼老生子云弟生而巨口高顴骨隆

隆起髮際名為伏犀七八歲時猶啖乳有氣力然矯捷
善戲善打毬綴幡騎竹馬羣兒莫先也弟又好黏竿搔
撲蟬打蜻蜓又放風鳶父母以其有奇氣時時折辱之
不可下迨後父母歿弟因而省悟始折節誦書史日記
二千餘言其後弟頗好與黃冠人遊其伯氏見其日與
黃冠人遊怒責之曰夫吾家業詩書世有顯名焉今傳
汝汝奈何弗省弟知伯氏弗已悅也於是間説之曰夫
人生日劻劻勷勷何為者與是非為名與利哉夫豢我

者戕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日劻劻勷勷與名利爭是亦益速自戕爾長老有言曰上林脫屣不知生死言旦暮難保也夫神仙黄白之事天下之至妙也茀汩爾之形不摇爾之精取之自盈而與事無爭是大道之程也夫儒生薄此而不為者徒以芴萮可以厚生而軒冕可以耀名也夫芴萮軒冕是不可必得者也乃今汩汩以死劾此非天下之大愚與伯氏曰夫予日見芴萮軒冕者於道路也而不聞有見

仙者也夫仙庸其有乎弟對曰不然夫雞鴨有翅飛不越尋丈何者其分卑也故飄飄遺世以獨立者上仙之事也今吾非不能力致富若貴乃亦愧其與雞鴨等伍已矣伯氏不能奪其說迺問曰夫黃白之事亦可為乎弟對曰可穹隆三足納汞貫藥煑之桑木之火厭候不爽而大藥可成也大藥成可以為黃金黃金成而可以為長生伯氏於是積桑木之薪購汞求藥置鼎於前乃令弟為黃白之事弟為之踰月而藥不就於是伯氏以

為責已乃大怒將笞之弟恐於是棄其妻奔京師而依仲氏會仲氏如通州弟從如通州仲氏覘弟有異材於是教之以先王禮樂與仁義道德之說弟乃憣然改悟而著論以自解其略曰夫神仙者天地之大盜也夫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非以立爭也將以禁淫而範邪也今神仙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不務迺日思高翔遠舉以遺世絶粒此滅生之道也夫束手而不務滋植而變幻金鐵欺世以盜利此導民為奸者也是故

先王之制禮也朝饔夕飧以防踰也春耕而夏耨以教勤也故教義立而民不惰夫君子之立於人朝也非以芻豢足以悅口而軒冕足以華體也故曰治人者食於人故芻豢軒冕者報功者也今一槩以為戕我則必盡除天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而後可是豈人情也哉弟於是不復再言神仙黃白之事顧嘐嘐然曰夫六經者則譬之鳥也諸子百家者羽翼也予盡讀諸子百氏以探知六經之紀然後約於道然是時弟已病不能

者戕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日劻劻勷勷與名利爭是亦益速自戕爾長老有言曰上林脫屣不知生死言旦暮難保也夫神仙黄白之事天下之至妙也弗汩爾之形不摇爾之精取之自盈而與事無爭是大道之程也夫儒生薄此而不爲者徒以芻豢可以厚生而軒冕可以耀名也夫芻豢軒冕是不可必得者也乃今汩汩以死劾此非天下之大愚與伯氏曰夫子日見芻豢軒冕者於道路也而不聞有見

仙者也夫仙庸其有乎弟對曰不然夫雞鴨有翅飛不越尋丈何者其分卑也故飄飖遺世以獨立者上仙之事也今吾非不能力致富若貴乃亦愧其與雞鴨等伍已矣伯氏不能奪其說迺問曰夫黃白之事亦可為乎弟對曰可穹隆三足納汞貫藥煮之桑木之火厥候不爽而大藥可成也大藥成可以為黃金黃金成而可以為長生伯氏於是積桑木之薪購汞求藥置鼎於前乃令弟為黃白之事弟為之踰月而藥不就於是伯氏以

為責己乃大怒將笞之弟恐於是棄其妻奔京師而依仲氏㑹仲氏如通州弟從如通州仲氏覘弟有異材於是教之以先王禮樂與仁義道德之說弟乃幡然改悟而著論以自解其略曰夫神仙者天地之大盜也夫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非以立爭也將以禁淫而範邪也今神仙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不務迺日思高翔遠舉以遺世絶粒此滅生之道也夫束手而不務滋植而變幻金鐵欺世以盜利此導民為奸者也是故

先王之制禮也朝饔夕飧以防踰也春耕而夏耨以教勤也故教義立而民不惰夫君子之立於人朝也非以芻豢足以悅口而軒冕足以華體也故曰治人者食於人故芻豢軒冕者報功者也今一槩以為戕我則必盡除天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而後可是豈人情也哉弟於是不復再言神仙黄白之事顧嘐嘐然曰夫六經者則譬之鳥也諸子百家者羽翼也予盡讀諸子百氏以探知六經之紀然後約於道然是時弟已病不能

行也弟為兒時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迺後恒病熱卒死彼諺有之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先也由是言之弟之談說仙術其亦弗祥也已矣弟病革時其妻抱女適自梁中來弟屏之弗與語顧惟與仲氏語叱卒氣充充不竭弟索火丸熨兩足已而曰冷過膝已乃出左右手令仲氏診而絕此弘治庚申冬事也噫傷哉傷哉李子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弟年十九而能不死於女婦手此可以觀弟

贊曰桓桓鼻祖爰義爰武膏血草野我祖蹙厥家弱厥土為山金出於沙賙急振窮視如泥沙怨仇殞躬冤乎為善罔獲大母秉貞蹈仁艱闕育孤固窮安節李氏之孟陶乎伯氏憤震中葉再振二弟不罹於天孤胡絶不祐仲驕矜能載殞厥身亦卒不信我父祗行茹毒允基允耀而弗祿弗考於惟母氏艱貞起厥家佐夫敬姑長我六雛躬瘁形竭不膏不沐今子孫茹甘策肥服利食德矣孰知所從來即論諸家世孝不逮冤已汝含

之英發先世之遺烈乎苗而不秀又何故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四十四

行也弟為兒時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迺後恒病熱卒死彼諺有之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先也由是言之弟之談說仙術其亦弗祥也已矣弟病革時其妻抱女適自梁中來弟屏之弗與語顧惟與仲氏語比卒氣充充不竭第索火瓦熨兩足已而曰冷過膝已乃出左右手令仲氏診而絕此弘治庚申冬事也噫傷哉傷哉李子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弟年十九而能不死於女婦手此可以觀弟

贊曰桓桓鼻祖爰義爰武膏血草野我祖釐厥家弱厥土為山金出於沙瞯急振窮視如泥沙怨仇殞躬究乎究乎為善罔獲大母秉貞蹈仁艱鬬育孤固窮安節李氏之孟陶乎伯氏憤震中葉再振二弟不罹於天孤胡絕不祐仲驕矜能載殞厥身亦卒不信我父秖行茹毒允基允耀而弗祿弗考於惟母氏難貞起厥家佐夫敬姑長我六雛躬瘁形竭不膏不沐今子孫茹甘策肥服利食德矣孰知所從來即論諸家世孰不逮究已汝含

之英發先世之遺烈乎苗而不秀又何故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五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孫鯤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八托傳

圬者王承福傳 唐韓愈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

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頼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

馬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

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

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耶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

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富豪人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

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

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

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耶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

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富豪人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

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深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揺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

馬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

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斵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

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宫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

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深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揺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

馬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隟宇而處

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

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

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

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
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
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務名不親小勞不
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
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
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

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親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勢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與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

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

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

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宫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

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親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勢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

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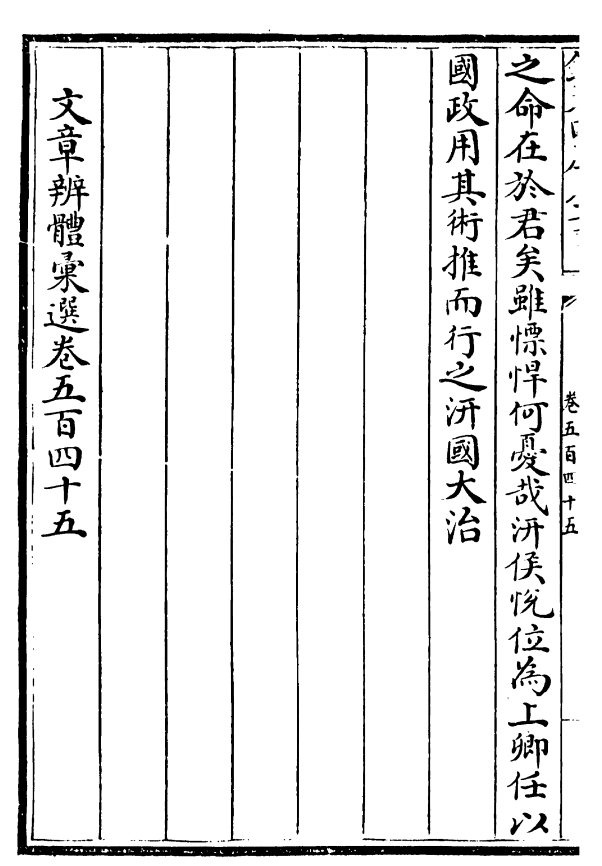
氏濳其名

圉人傳　宋司馬光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禄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禄拜為圉師衆騶疾之譖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遂圉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

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饑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恩渥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

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禄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髙則驕禄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禄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



之命在於君矣雖慓悍何憂哉汧侯悦位為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五

氏潛其名

圉人傳　宋司馬光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為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禄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禄拜為圉師衆騶疾之譖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逐圉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

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饑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恩渥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

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禄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禄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禄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

之命在於君矣雖慓悍何憂哉汧侯恱位為上卿任以

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四十五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九　寓傳

蝜蝂傳　唐柳宗元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輙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

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茍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鶡傳　元陶九成

昔黄帝少皡氏之世鳳凰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命鳳凰為百禽長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鶡鶡之性鷙而

健貪而狡稻粱之甘木實之美鵰不屑焉資衆禽之肉以為食鵰之徒實繁其與鵰同氣而異質者鷹鸇鳶隼鶚鶻鴟鴞皆助鵰為虐者也其異類而同性者鴟鴞鵂鶹梟鵂訓狐鬼車其惡與鵰同特其材異爾然鵰有大小小者從鷂鷸鶉雀力可制則制之大者從鴻鵠不畏也故鵰之所在衆禽皆逃散遠去摽枝無安巢灌叢無息羽鵰無所得食則遣操詭詞招衆禽之過而愬諸鳳曰鴻雁背北而來南是叛者也鸜鵒舍禽言習人語是

姦者也倉庚出幽谷遷喬木是冐越者也鷃鴾秋冬遠逌是避役者也烏知吉凶言妖祥以惑衆聽鷸填河以阻水刹鳴鳩攘鵲之居鴛鴦荒淫無度鷗好閑鷄好鬬毆相傷皃鷺䳺鴨習水戰鸊鵜白鷺得魚不税孔雀有異相杜鵑催歸令戍卒逃亡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益甚鳳凰惑焉命爽鳩氏治之鵰與爽鳩相為表裏窮山谷搜林麓禽之出摶之逐之攫之拏之啄齧抗吭裂肪絶筋磔毛揚風灑血殷地凡遇之者無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九 寓傳

蝜蝂傳 唐柳宗元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

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鶡傳　元陶九成

昔黄帝少皥氏之世鳳凰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命鳳凰為百禽長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鶡鶡之性鷙而

徤貪而狡稻粱之甘木實之美鵰不屑焉資衆禽之肉以為食鵰之徒實繁其與鵰同氣而異質者鷹鸇鳶隼鷂鶻鴟鴉皆助鵰為虐者也其異類而同性者鴞鴉鵂鶹梟鴆訓狐鬼車其惡與鵰同恃其材異爾然鵰有大小小者從鷂鶹鵄雀力可制則制之大者從鴻鵠不畏也故鵰之所在衆禽皆逃散遠去摽枝無安巢灌叢無息羽鵰無所得食則遣操詭詞招衆禽之過而想諸鳳曰鴻雁背北而來南是叛者也鸚鵡舍禽言習人語是

姦者也倉庚出幽谷遷喬木是冐越者也鶂䳓秋冬遠逌是避役者也烏知吉凶言妖祥以惑衆聽鸛塡河以阻水剎鳴鳩攘鵲之居鴛鴦荒淫無度鷗好閑鷄好鬬毆相傷鳧鷺鶃鴨習水戰鸊鵜白鷺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鵑催歸令戍卒逃亡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益甚鳳凰惑焉命爽鳩氏治之鵰與爽鳩相為表裏窮山谷搜林麓禽之出搏之逐之攫之拏之啄齧抗吭裂肪絶筋磔毛揚風灑血殷地凡遇之者無

噍類其餘周章振掉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㲉空所積以奉爽鳩且以賂鷳使勿執於是鷳之勢益張而衆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鷳所為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竄餒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之顛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介而潔白和平而好生於是徵爽鳩使鶴乘軒而治之鶴乃與鳳凰謀曰夫鷳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為鷳者何其多耶昔之鷳名鷳字鷳形鷳性鷳本為

鵰者也今有非鵰而鵰者何也鵰則得食不鵰則不得食鵰則有利而無害不鵰則利未見而害常隨之故不容其不鵰也今禽之産子者願為鵰雛之習飛者學為鵰形狀與鵰異者又冐為鵰不誅其巨魁殲其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鶿鴛鸑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為鵰爾鳳凰曰善奏請於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鵰而磔之鵰之徒盡斃敕天下無留鵰故其餘黨皆屏跡匿影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皡氏

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

太史公曰鵰姦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懼今之人子務養鵰意有所欲舉鵰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肥其軀殊不知少昊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鵰豈足惜哉

倉庚傳 明 楊慎

梁武帝代齊篡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潛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郗后心妒焉帝閒居一日覽大荒經

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妒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敕中庖以為宫膳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異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即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余欺乎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鼓𪖐作人語而稱曰余西商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犧氏庖犧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繇兹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

噍類其餘周章振掉謀所以免禍者毁巢破鷇空所積以奉奭鳩且以賂鵰使勿執於是鵰之勢益張而衆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鵰所為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竄餒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之巔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介而潔白和平而好生於是徵奭鳩使鶴乘軒而治之鶴乃與鳳凰謀曰夫鵰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為鵰者何其多耶昔之鵰名鵰字鵰形鵰性鵰本為

鵰者也今有非鵰而鵰者何也鵰則得食不鵰則不得食鵰則有利而無害不鵰則利未見而害常隨之故不容其不鵰也今禽之產子者願為鵰雛之習飛者學為鵰形狀與鵰異者又冒為鵰不誅其巨魁殲其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鷃鴛鸑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為鵰爾鳳凰曰善奏請於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鵰而磔之鵰之徒盡斃赦天下無留鵰故其餘黨皆屏跡匿影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皞氏

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

太史公曰鵰姦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懼今之人予務養鵰意有所欲舉鵰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肥其軀殊不知少昊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鵰豈足惜哉

倉庚傳　明楊慎

梁武帝代齊簒居齊宮後庭穉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郗后心妒焉帝閒居一日覽大荒經

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妒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敕中庖以爲宮膳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異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即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余欺乎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皷㼲作人語而稱曰余西商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犧氏庖犧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鸑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繇兹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

王邑於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於岐下維時風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嗥者朝嘲者夜咴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宫樹王及後宫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於飛為其有助於德象也二號髽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内特貰不捕焉今帝不欲為文王則已欲為文王盍赦微

軀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為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

庚乃喜而躍曰鴽知之鴽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

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為妻綱象日明使婦從

夫放月紀日載魄於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魄於東由嫡

以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為我說之庚引脰曰

鴽何知鴽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朔不近内焉后亦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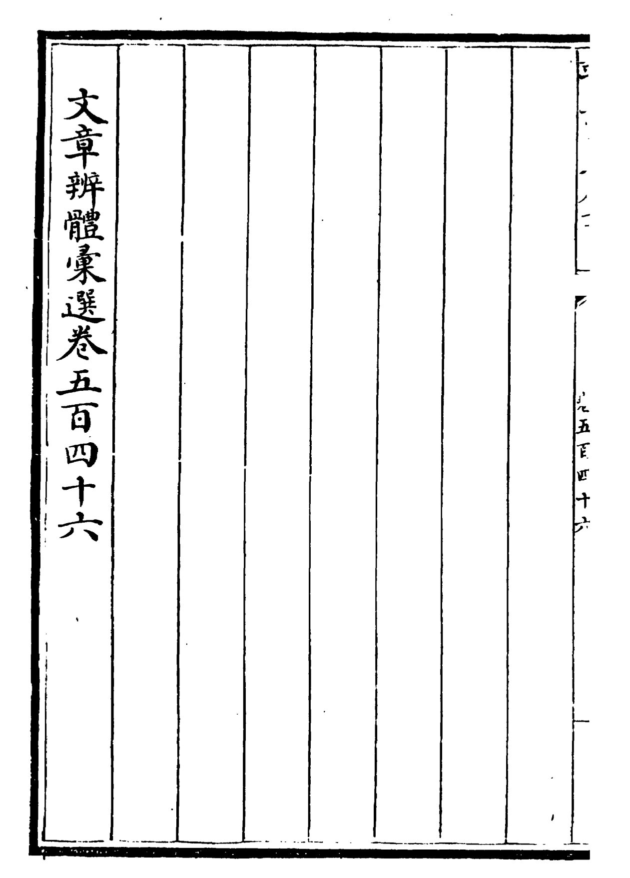
焉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魄右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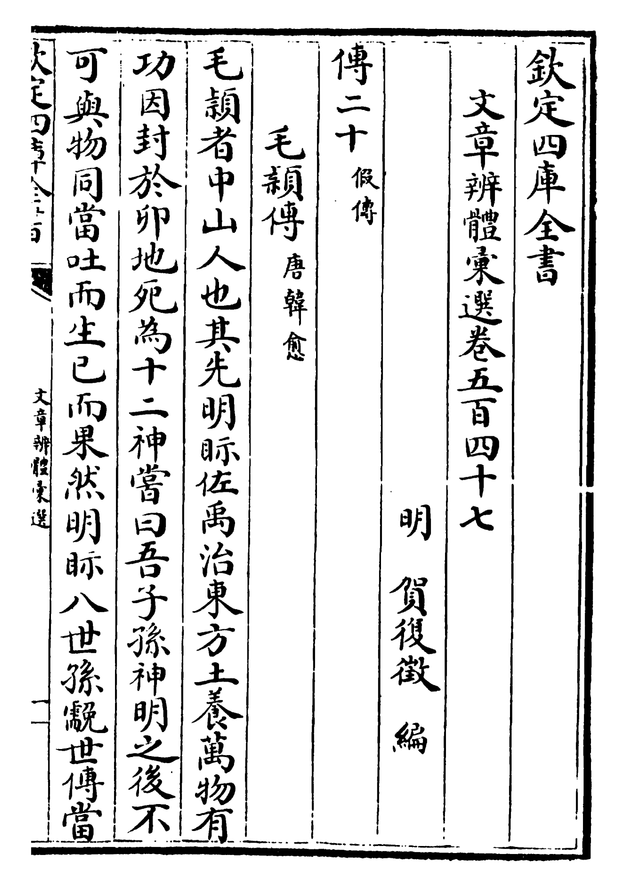
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迭御焉

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廌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的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

教六宮而頌聲洋萬方也又公此制於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儆是為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陂王制鮨之妒亦何能為周制之蕪久矣而欲委罪於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術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沈眠之專非周文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君江東乎帝聞庚言慢然側席郗后聞之憮然無色乃命寫其言於斧扆行其制於永巷郗后惴然更為逮下

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庚言乃放之不殺封為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者即其後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六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傳二十 假傳

毛穎傳 唐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𩢍世傳當

殷時居山中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
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毚狡而善走與
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
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
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
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
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
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

其族而加束縛馬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
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
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
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
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
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
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
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

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甞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宫人不得立左右獨頴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頴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頴三人者不待詔輙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甞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

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冐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頴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頴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烱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請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錬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工闡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輙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

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能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烱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迹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别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輕薄於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烱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讒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烔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虫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倖工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烔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然晦匿果為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萬石君羅文傳

宋 蘇軾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産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姿質温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巖穴邪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

遊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録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

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懽甚時人以為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歎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為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為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

用之遂内更制度修律歴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

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

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

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

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三百户封

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絶文為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

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

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譏於上

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工幸甘泉祠河東廵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

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為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為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姿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為文林郎侍書東宫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寛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

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
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
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
人以金帛聘取為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
遊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
在江漢之間為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黟歙間者嗚呼
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

無學術哉

清和先生傳　秦觀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為田氏田為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倔彊不降者與彊而不釋甲者皆為城旦舂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為白粲與鬼薪伴已而逃乎河内

又移於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為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遊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

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王凥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為疑或為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為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者中山宜城溢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人所在委積由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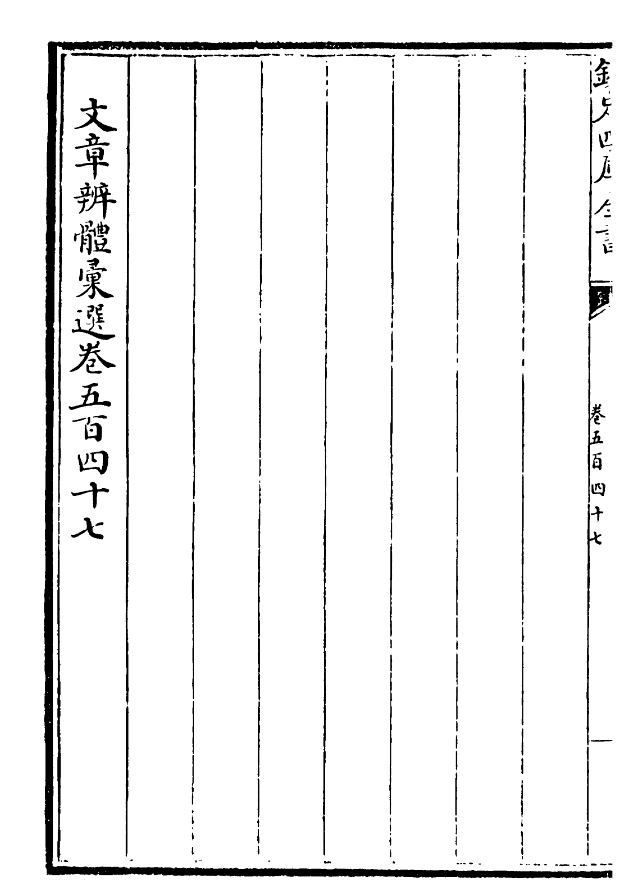
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遊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挹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如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虛已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唯不喜釋

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遊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為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産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鄧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終於初咸毀之曰甘

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虞以虛閒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為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禄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遊往往謝絶甚者至於毁棄素行以賣直自售唯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鼓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

亦得罪而倫又為之頌與當世為有權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於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熏然慈仁君子之致與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先生何訹焉予嘗過山中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為之傳以記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七